

为母亲制茶

周琦

周末与几位旅友同住闽东霞浦游玩，从杨家溪疯够了出来准备去大京古城堡，路边等车时，村前朴素的民居里逸出新茶的清香，想必是一家制茶厂，隆隆的机器正轰鸣着。大姐提议进去看看吧，学学怎么做茶，于是一行人信步走进了小院。

院内几位少女正忙碌着将刚采摘的新茶平铺在竹匾上，摆放到旁边的架子上晾晒，望见我们这群不速之客，她们微微一笑，仍旧低头继续操作。

嫩绿细叶在深春在阳光下，泛着一种澄碧青翠并润泽的光芒。见陌生人贸然进门，

一位中年汉子从屋内迎了出来，问我们找谁。前面的大姐说不找人，只是想看看制茶。那朴实的汉子洋溢着笑说欢迎欢迎，然后领着我们参观这小小的茶厂。一间小屋三个小灶三口铁锅，一位老师傅弯着腰站在灶前，一下一下有节奏地翻炒着。这边炒制得差不多了，倾倒出来放在竹箩上晾晒片刻，再倒入第二口锅继续翻炒，再晾晒片刻后放入第三口锅再炒。经过三次炒制，茶叶的颜色越来越深。然而，这还仅是制茶的第一步，随后还有卷叶、炭焙、散热、装袋等几十道工序。

不过半小时就在小制茶厂转了一圈，看来这茶厂规模有限。

中年汉子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客厅小坐，

并从正在研磨的机器上抓了一把新茶，沏了一壶茶注入茶盏中让我们品茗。原籍北方的我不懂茶，但我们中有三位经常喝茶大姐是福州人，她们都夸茶味醇正汤色清澈，问那中年人这茶叫什么名，他笑着说：“哪有什么名称，只是自己喝的土茶。”

“你是这茶厂的老板吧？”我问他。他摆摆手：“我是开农家乐酒楼的，业余做这个。”几位大姐想买他的茶，他面有难色：“我这茶厂产量不多，只能卖一点给你们。”为打破尴尬我笑着说：“既然有这个市场需求，那你为什么不扩大规模呢？也可以提高产量嘛。”他沉吟片刻，说出了一段令众人敬佩的话来：

那位制茶师傅其实是我大哥，院子里的

几位姑娘是我的侄女和外甥女，厂里做工的都是家里的亲戚。我有一位哥哥两位姐姐，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，母亲把我们兄弟四人养大很不容易，吃了不少苦。母亲过去种茶制茶，吃惯了自己做的茶，现在90多岁早已不做茶了。老人家和我住在一起，平时也没什么嗜好，就是想喝自己做的茶，所以我才搞了这么个小厂，做出来的茶主要是给母亲喝，剩下的大哥大姐二姐每人分一点，也就这么十几包。你们要是觉得好，拿一两包去喝，多的我也拿不出来了。

从霞浦回来后，保持着联系的几位大姐还想再买一些那个不错的茶，问能不能再去霞浦。我对她们说：要去霞浦可以，但要买茶恐怕有难度，那个村叫什么、茶厂在哪里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其实这仅是借口，我不愿意再去“掠夺”他专为母亲制作的茶。

虽然没能再喝到那清冽香甜的土茶，但我时常想起那位淳朴真诚的霞浦大哥，每当我端起小盏品茗时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：

简洁的农家小院，饱经风霜的老妇，一身素衣舒坦地斜倚在木凳上，品尝着子女们刚刚制好的新茶，品尝着岁月留下的雨露……

张北莜面

李彦

从北京向西北，经张家口再北行45公里，便到了张北。

塞外小城张北历史悠久，从明代起，这里就是通往蒙古的咽喉要道，也是张库大道上一个重要的货物中转站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，几度繁盛一时。近几年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，张北更是以得天独厚的草原天路和风光吸引了各地的游客。而每一个慕名来张北的人，几乎都会品尝张北美食——张北莜面。

莜麦是高寒作物，生长周期短，莜面是将它炒熟后磨成的面粉，富含钙、磷、铁、蛋白质和人体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，更重要的是莜面中富含亚油酸。据研究，亚油酸对人体新陈代谢具有明显功效，对“三高”患者，尤其是对糖尿病患者更是有益食品。

莜面是张北地区的主要食物，吃法很多。最受广大食客欢迎的是莜面窝窝。将莜面用开水和好，在抹了油的“面板”上用手掌轻轻压成一个薄薄的面片，然后用食指从顶端卷起，在食指上缠绕两圈，便卷成了圆筒状，这就是莜面窝窝。推窝窝的时候，动作一气呵成，不等你看清楚，一个莜面窝窝就做好了。几分钟的时间，这些窝窝就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笼屉上，薄厚均匀，高低一致，如布兵列阵一样，横竖成行。

另一种非常著名的吃法，是将一个个小巧的面记子搓成细长的条，像小蛇一样盘卧在笼屉上，人称莜面鱼鱼。现在的张北人又别出心裁，创造出了另一种做法，叫山药鱼。把山药（土豆）煮熟去皮，用擦子擦碎，再与莜面在锅中用力揉搓，混合均匀，然后搓成小鱼状，这就是深受人们青睐的山药鱼。

莜面窝窝，莜面鱼鱼，山药鱼，在锅里蒸六七分钟，配以炖好的羊肉蘑菇汤、酸菜猪肉汤、鸡蛋糕等汤汁，那真是人间美味。莜面的柔软润滑，蘑菇特有的芬芳香气，酸菜的清新爽口，令人陶醉。很多第一次吃张北莜面的人，开吃不多时，都会有狼吞虎咽的“失态”，将所谓的斯文体面抛之脑后。有些人甚至搞不清楚自己是怎样风卷残云一般，将满满一笼屉的莜面吞到了肚子里，然后摸着滚圆的肚皮，意犹未尽地咂着嘴，不知是在回味，还是为了不让仍停留在自己嘴里的余香，在大脑里刻写上记忆的符号……

一方水土一方人。张北人热情豪爽的性情据说就和从小吃莜面有关。这种“不科学”的传说不知道怎么来的，不过这些年走南闯北的张北人每到一处，都要寻找张北莜面馆倒是有其真实，对张北人而言，莜面里藏着消解乡愁的密码，只要吃上香喷喷的张北莜面，浓浓的乡愁就能得到消弭，飘荡在异乡的心灵就能得到慰藉。更夸张的说法是，吃了老家的莜面之后，那些勇闯天下的张北人就会现出生龙活虎的本相，平添一分勇气和力量……

现在的人普遍追求养生，张北莜面作为一种健康食品，也成了馈赠远方亲朋好友的礼品，于是已然乎名声在外，只是，若要想吃到味道纯正醇香的张北莜面，那您还得到张北来。

古渡

潘新日

一只白色的小鸟用长长的腿，把自己支在浩海烟波里。河流依旧，古渡已经废弃，偶尔，会有鸟声沿着石阶爬到岸上，用摊开的光芒，打捞淹没的繁华。

不远处就是淮河边上的古镇，有几千人的规模，听当地的老人讲，居民多为移居的外地人后裔，本地土著少。如今，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客居的人，一代一代的繁衍生息，他们已经相互融入，除了内心里的精神故乡、家园的概念，都是一样的。

唯有古渡，还执着地保留着原貌……

石条垒起的古渡，一头扎进水里，静候南来北往的船只，一头爬到岸上，迎接四方来客。曾经，这里帆樯林立，商贾云集。如今，历史已经凋敝在水洗过的过往里，成为厚厚的青苔，凝集在风化的石头上。

镇上的人，仍习惯于在古渡张望，那一双双眼睛，洞穿的不只是时光，还住着一部部家史。不知不觉，这里，变成了古镇人的游泳池，镇上的人，顺着记忆，沿着台阶，一步一步走进水里，踏实。

而对女人们，古渡，是浣衣的好去处。清亮的河水，干净的石阶，把一家人的衣服、被褥，交给棒槌，此起彼伏的回声，喊回了阳光，喊回了清洁。喊不回的，唯有生活中的杂质，还有消失了的船工号子。

竹林七贤用过这个古渡，镇上的竹林和客栈都在县志里活着，死的是他们的风雅和怅然。留下的，是他们生命中的小小标点。刘伶墓还在，跟他起哄的，只有荒草和发黄的坟。

唐王也用过古渡，李世民在这里调兵，运送粮草，开启大唐帝国的霸业；宋人也用，北宋用它发展水运，南宋用它抵御金人，元朝的铁骑在古渡上船，弯刀和弓箭成为水中的倒影，所有的杀戮和征战都在淮水里渡过，所有的荣誉和耻辱随着水流，沉寂在千年的泥沙里。清朝也是，八旗子弟旌旗猎猎，为古渡增添了一段印记。还有民国，古渡或商或军，古渡是兵员补充地，是抗战的水上枢纽。

今时，我看着古渡无语可说，古渡成了摆设，它静静地卧在水里，回味着曾经的辉煌。

有年大水，我到镇上抗洪，古渡的身影不见了，古镇也在汪洋一片里漂着，心里一下子就空了，猛的，有水上的泽国的感觉。当大水退去，撤离的人们回到家园，古渡露出水面，坦坦荡荡的样子，在河边迎接着归家的人，幸福一下子就扑过来。

一位老者，领着我寻找过去的痕迹。那些曾经风靡已久的川陕会馆、安徽会馆、江浙会馆、福建会馆，都不复存在，能看到的，只有各个会馆的地基和被荒草覆盖的石板路。这些建筑的根还在，但建筑不在了，它们默默地被岁月封存于历史的尘埃里，不离不弃的和古渡相守，相互牵绊，回味着旧时的风景。

前些年古渡还有渡人的船出没，摆船的是镇上九大爷，主要是接送去河岸赶集的人，不要钱。一年的船钱挨家挨户用粮食结算，镇上的老人乐意接受，九大爷也不用种地，就可以挣得一年的口粮。后来九大爷生了一场病，被儿子接到大城市里去了。那条船，就孤零零的停泊在古渡，开始还有人自己划，渐渐的，就没人去摸那条船了。

有人没人，古渡都会依然如旧，它在等……

果实

沈琳

不经意间，我时常会关注那些成熟的果实，同时，惊讶于那些果实的沉默。

果实是沉默的，由于沉重，低头不语；只有那些叶子才是轻扬的，每一阵风过，都会响起它们大声的喧哗或窃窃私语。

果实是沉默的，它知道，它们的一生，只有一季，而且以花的牺牲为代价。它们心存感恩，低下头，寻找那些曾经芳香的身影。

叶子是喧哗的。一年四季，都可能是它的节日。即便不慎落下了，来年，它还会以同样的姿态，出现在枝头，展示生命的多姿。而果实生命是那么的偶然。即使在花期没有夭折生命的苞芽，也可能在疏果时限落。所以它们格外珍惜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地圆润、甜蜜，给世人奉献最美好的感情。

因为不喜张扬，因为生命的珍贵，所以果实用沉默表达它的一生……

夏日偶感

刘向晨

夏日到了，街上的俊男靓女，不再忌惮天气变化，再也不用顾忌路人的目光，那些或密或疏、或高或低的草丛树木，再也不用藏着掖着，开始铆足劲疯狂，堆砌成墨墙；还有树上的蝉，林中的鸟，演奏出夏日独有的交响乐，拉开了一场狂欢的序幕。

但夏日的第一个高潮，却是田野里的一片金黄色，又到了麦收的当口，一家老小上阵割挑打晒藏，连续十几天的超负荷劳作，每时每刻都像是一场战斗，与时间赛跑，与老天爷较劲。每个参与其中的男女老幼，都在揪心、焦虑、等待、亢奋与畅快中度过，哪还顾得皮肤揉搓成了黝黑，脸颊熏染成了酱红。

人们常说，春华秋实，却唯独忽略了夏日里的付出。是的，一肩挑起春秋两季，夏日是一年中最辛劳、最需要埋头耕耘的季节。为此，夏日还为我们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比如昼长夜短，给你留下了近乎多出一倍的时间；给你备下了充足的雨水，让短衣短裤成为常态，少去了牵绊和烦琐，可以助你轻松上阵，大施拳脚。

夏日注定是忙碌的。你看那田野里的玉米需要追肥、地瓜需要翻秧，棉花需要杀虫，果园里的瓜果需要锄草、套袋，汗滴禾下土，才得盘中餐。城市里的烟火气也更浓了，清洁工、送奶工、小吃铺，再也不用忌惮凌晨的寒风，可以有了片刻的轻松。那些夜市里的小商小贩，终于盼来了黄金期，苦、累、忙，脸上却挂着笑容。那些加班狂人，担心最后一班公交车，但也可以又熬个通宵。还有那些埋头冲刺的莘莘学子……

但对于那些有闲情雅致的人来说，夏日的昼长、高温，却可能带来不适的体感。他们不喜阳光的直射，不钟情劳作的汗流浹背，甚至不堪蚊虫的侵扰。那就把多出来的白昼，再加出一个午休，把膨胀的精力，在夜店盛宴中释放，或者直接让夏春梦随意磨消。

我可以理解，历代文人墨客笔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春花秋月，却极少有夏日的影子。或许，对于才子佳人来说，春的萌动、秋的萧瑟、冬的凛冽，这种附会的含蓄、臆想的隐喻、冰封里执迷的孤傲，才是值得赋予美文，而夏日热烈、急促、紧张的节奏，太过直白、浅薄与粗俗了。

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。我想，对于真正爱惜时间、渴望收获、向往美好的劳动者们来说，一定会对夏日抱有深情和眷恋的。



《牡丹花瓶》
文森特·梵高
玛咖供图



《山水·卷》（局部）
唐寅 [明]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明代画家唐寅(1470~1524)，字伯虎，小字子畏，号六如居士，南直隶苏州府吴县(今江苏省苏州市)人，祖籍松江晋昌郡。他不仅是著名画家、书法家、诗人，还因为传说、影视而在大众中广有名声。唐寅山水宗法李唐、刘松年，融会南北画派，布局疏朗，风格秀逸清俊；人物画艳丽清雅；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，洒脱秀逸。与沈周、文徵明、仇英并称“吴门四家”，又称“明四家”。 供图·配文 络因

临春河畔的光影

罗光辉

旅居三亚，住在临春河畔，河面不宽，由东往西缓缓地流淌着。

窗外，临春河北岸停着四辆摩托车，六七个装鱼的塑料箱，有人在放生，他们要让这些生命回到自由的世界。

远处临春岭，植被深藏，鸟语花香，据说那儿是三亚看美女俊男的好地方。夜色阑珊，山间的霓虹灯释放出橘黄色的温馨，那些光有时也会直奔我而来，我喜欢这迷人的夜。

海螺一路桥边，“精品人品同在，诚信创新永恒”的标语牌下，一群人围坐在石墩旁，地上摆着十几盒饭菜，这群人有的打着赤膊，有的身穿背心，个个汗流浹背。动筷子前，他们用手抹了抹汗，使劲甩了甩，甩掉汗珠子，另一些汗水留在了旁边高楼的混凝土里。

在一个城市待久了，会产生情感，产生眷恋。

G 守静观海

欧阳

在我的印象里，北京一过五一就是乱穿衣的日子，有光膀子吊带的美女，也有薄棉袄，或带夹层厚外套的老爷爷，我则通常是T恤贴身，外面再包裹一件较厚的衬衣。

今年老天爷似乎在刻意扰乱我的经验，总感觉冷，研究了一下，确实是气温低，而不是本人年纪进步的原因。于是，这个时段的一天，我随意披了件儿子初中时的运动外套去上班。结果有同事说我“讲究”，“穿得很年轻”云云。不知道是夸赞，还是揶揄。

坦率地说，鄙人从来不在意穿着。说个本人年轻时的事儿，彼时，有好友就曾在指称某人“穿衣烂”时比喻说：就像你一样。我也想改来着，尤其是老一辈的三番五次告诫曰，有些严肃、重要的场合，穿着得体既是自己当事儿，也是对别人的尊重。于是，大概是30年前吧，头一晕，自己就狠心花两千多元钱买了两件“得体”的衬衣，可我不记得自己

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我走到窗前，听见花开的声音，这些花也是一夜未眠，前方清香的水稻田里，是微风的细语。木栈道边，鸡冠花好可爱，三个花季少女，举止言笑春风醉。

“这花像精美绝伦的小喇叭，你们听，她们在说话，我美呀，美呀，将来我会美得不像话。”“花刚开的时候，别评价，让她慢慢长大。”我停下，情不自禁地多看了几眼少女，不问花开几许，只愿浅笑安然。

临春河桥头硕大的榕树向着河中间伸展，树下的三角梅憩在软软的枝条上，舒展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
助教讲学，结识了一年轻人。大学一毕业，他就选择在三亚干自媒体，积累了一点资本，然后跑到长沙，把积蓄折腾得差不多后，去年，他又回到了三亚。他和我从群众艺术馆聊到溪泽三桥，又回到海螺一路桥，站在桥上，望着临春河，他感慨万千：

“我不介意别人说什么，我只是不想变得

微不足道。”

“在长沙，我看月亮很柔美，月亮看我不是那回事。”

“我奶奶说人之所以有两条胳膊，一是为了拥抱生活，二是为了拥抱着爱的人！”

“逆风的方向更努力，少梦，梦未圆，且剪一段时光，温暖流年。”

东一句西一句，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，但我清楚，此刻他急需寻求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工作，寻找生活状态。

在河面上漫步，只见成群的白鹭或栖息树杈，或巢中孵蛋，或水中觅食，或振翅飞翔……当白鹭掠过河面的时候，河面便多了一种灵性，闪烁着清影如画的梦。

清晨的临春河步行桥上非常热闹，在临春河畔，当白鹭给旅居生活一种恩惠时，椰风海韵此起彼伏时，是诗？还是远方？

是否穿出去过，不知不觉间依旧是老样子。

实际上，在我的知识仓库里，服饰与得体，特别是与身份关联的学说是很落伍的观念。诸君明鉴，在新兴资产者用钱把那些破落贵族寒碜一番的日子之后，服饰明喻身份等级的“惯例”便光泽暗淡，尤其是“二战”以后，服饰标识身份的文化，在官爷、爵爷，甚或在“绅士”的心里也都跟着差不多荡然无存了。

尽管我不认同服饰明喻的价值取向，但很多时候，我确实不太明白人们到底趋向何种坐标。一些时候，人们对整齐一式的服饰兴奋，比如仰慕的大人物穿着和自己一样的制式服装，一些时候又好像更倾心个性化的装扮，更有商人坏坏地拿“限量”说词来捞

钱的老套诡计，让一众意图“与众不同”的个体没头没脑地很是骄傲。

回到穿着“讲究”，我就不是很明白背后本真的意指。以当下的文明诉求，各式各样的布道都是平等。按照一般的理解，平等的意愿，显然是排斥两极化建构的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几乎都不太安分于趋同的生活范式，撇开极个别的人，能开布加迪的人物，绝不会骑着电动车满街转悠，反过来，忙于挣钱过上好日子角色，说理想即便不是过上“人上人”的生活，至少也是“人家吃窝头自己吃肉包子”。

服饰所明喻的现象，显然也是如此。也许人性之中就固有看这样的矛盾，既希望(念叨)平等，又梦想超越大众的“富贵”生活，内心里总是有双面人格在挣扎……

诚然，向往美好的生活没错，但就社会整体文明而言，共同富裕，或者说携手并进的世相，可能才有社会和谐的未来。更重要的是，精神层面的超越凡俗，可能才会让我们更容易抵达彼岸。